

生活故事

夜观蕴藻浜

■魏鸣放文

春天了,船多了。看河去。每次,都是下午四五点离家。往南,坐地铁四站。骑共享单车,往北,过一段黄色栏杆的水泥大桥,登高望远,看西边,正有夕阳圆大,红红落在长河之上。蕴藻浜,上海市北郊的一条美丽的河名,也是排名本市黄浦江、苏州河之后第三大河。下桥,继续往西。一段最佳看点,正在荒野无人之处。有一条柏油马路,相隔了几排房子,正与河道并行而走。前面,再穿过高速公路孔桥,进入一片无人的小树林。后面,一条水泥小道上,烈烈丛生杂草,全是加拿大一枝黄花,肆意伸展高过了头顶。每次到达,天色已黑。靠近河边,太多的杂草,高低叠乱,围满了庄稼地。又见了,一条大河开阔悠长,波光无边,水色粼粼,如油,如浆,似汤,似汁。大河对岸,土坡之上,一片树林,灰影漠漠。更远处,几道河

汉,错乱了视线。还有,几排高楼,缀满了晶亮的灯。“星垂平野阔,月涌大江流。”一道大河之上,只有天空。那是夜鹭,一只,两只,黑色,掠过了灰色的天空。一声咕叫,或两声,饱含水意。有时天上,明月一轮,悬在了空中。大船,来了。都是货船。那是,轮船的机声,嘭嘭地响着,拍打着水面。一个个,满船,低而平坦,如竹筏。一个个,空船,人高马大,似战舰。像是,一幢幢移动的房子。它们自己会走,远走天涯。对岸的树林,又一阵风过,沙沙有声。黑船,黑树,黑河。船上的灯光,黄灯,白灯,于黑暗中无声行走。两边河水,哗哗地,降落,旋转,漫流,哗哗地,洪波涌起,升起,再升起。以一支手电,对准了轮船,只读名字:苏州港、杭州港、嘉兴港、镇江港、常州港,那是江南。泰州港、盐城港、蚌埠港、亳州港、济宁港,那是江北。一切,来自大江南北。



周庄的桥 ■杜佳怡

岁月悠悠

那年,我在农场养猪

■吴国煊文

1968年,随着那波上山下乡的潮流,我来到了崇明东风农场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小养猪场。养猪场总共十来个人,分成饲养组和青料组。我是青料组的,负责种植喂猪的青饲料。青饲料品种不少,主要是一种名叫苦麻菜的植物,像韭菜那样,可以割一茬长一茬。养猪场里,我是唯一的知青,初来乍到,略显孤单。但很快,那些刚出生的小猪用它们圆润的身子和亮晶晶的眼睛,填补了我的孤独。每天给猪棚送菜时,我都会忍不住停下脚步,看看它们。这些小家伙,圆乎乎、胖嘟嘟的,一身粉红,满身软绒,乌溜溜的眼珠子会盯着人看。细细的尾巴一甩一甩,总是忙个不停,有时会打起卷儿,像西瓜蒂上的小藤条。为了监测这些小家伙的成长,每隔一段时间,兽医就会给小猪称重。那一天,整个猪棚就成了一个欢乐的游乐场。小猪们似乎知道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,逮住机会,满地

撒欢。它们既活络又机灵,一只一只抓起来可不容易,饲养员都出动了,来帮忙捉猪,人手一只猪,排好队,交给兽医称重。奇妙的是,即使是最淘气的小猪,到了兽医手里也突然变得乖顺,它们好像能感受到这是一种成长的仪式,不再闹腾,顺从过磅。兽医用来称重的杆秤,对我来说是个新奇的发现。那是一把我从没见过的硕大无比的杆秤。它的模样与菜场摊贩手中灵巧的杆秤没什么两样,但是它的体积和普通的秤相比,简直是巨人与侏儒的差别。黑紫的杆身有扫把柄那么粗,足足有1米半长,杆头杆尾用锃亮的铜皮包裹,铸铁秤砣少说也有六七斤重。对兽医表达了我的疑惑,他微笑解释说,这种能称的不仅是小猪,大猪也行。最重能称到300斤呢!听他这么一说,我对这个秤另眼相看,它还是个成长的见证者……时过境迁,那群小猪,那杆秤,还不时出现在我的记忆里,让我想起那段简单而难忘的日子。

意犹未尽

闲拾花瓣

■傅光达文

拣拾花瓣是内人阿珍的一次随意之举,好像去饭店饱餐后将剩余的美味佳肴打包回家一样,她怜香惜玉,眼看着刚落到地的花瓣色质新鲜艳丽,似乎还有气息,便拣拾了数枚,用随身的餐巾纸摊开托着带回家,将花瓣如数请进小巧的碟子里,摆放在桌子上,再慢慢欣赏肌理样貌,嗅闻散发出来的如故清香,“比在家喷洒香水感觉更好”。于是,就有了一发而不可收的——闲拾花瓣。这样做,是不是借春愁绪?曹雪芹以林黛玉之口感叹身世遭遇吟诵的哀音——《葬花吟》,“花谢花飞花满天,红消香断有谁怜”“花开易见落难寻,阶前愁杀葬花人……”阿珍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道:“我才不是葬花人呢!我这是见好就收。”“不作兴的,‘零落成泥碾作尘’,‘化作春泥更护花’。你知道吗?花瓣落叶是最好的肥料,有它们滋养土地才活,怎么可以与土地争肥呢!”“我是想把春带回家,花瓣离枝香如故,物尽其用嘛。”确实,她拣拾的花瓣搭配起来确实有点意思。第一次是迎春金

钟葡萄风信子组合。迎春花的花萼绿色,花冠黄色,基部向上渐扩大,有裂片5-6枚,长圆形,发出淡雅的清香;金钟花的花萼绿色,卵形,像睫毛,花冠深黄,狭长圆形,内面基部呈桔黄色条纹,反卷,淡香。葡萄风信子的花萼顶部,有钴蓝色钟形小花聚集,就像一串葡萄,是很好的收边植物、最佳陪衬,满满的草香味。这天出门我们没有拾花瓣,不是因为无花。白玉兰、紫玉兰璞玉般的花朵正被枝丫高举成酒杯的样子,旁边殷红的杜鹃和深红的茶花含苞半开,煞是好看。但树下无新鲜花瓣,我故意逗阿珍道:“今天我们不如采摘几朵枝头上新开的花回去,‘花堪折时直须折,莫待花落空折枝’。”“胡说八道!”她回怼,“你折了花,叫后来的人看空枝啊?”隔天浙浙沥沥下雨,没去花园,等天放晴再去,玉兰花已被雨打落在树下,颇可惜。于是拣拾了第二次花瓣组合——玉兰结香蔓长春花。一白一黄一蓝,好看又好闻,幽香、芳香再加清香,花语也吉祥:高贵纯洁、喜结连理以及愉快的回忆、青春常在,让人心情大好。樱花烂漫的时候,垂丝海棠和桃花也正盛开,阿珍指着阳光下的樱花对我说:“你看那些花,阳光照在边沿就像镶了一层金,颜色有明有暗,有

层次感。”确实如此,我点头认同。每一朵花都期待芳华灼灼,并不想轻易离开枝头。樱花翻飞如蝶翅,海棠易醉落缤纷,我们拾得的第三次花瓣组合是樱花海棠酢浆草。它们都没有强烈的香气,淡雅到只有凑近鼻子才能嗅出,但我想还有油菜花,特别能显示集体的力量,一朵两朵看看没啥动心,成排成片就形成了一种气势,令人起敬。“等闲识得东风面,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闲拾花瓣之举几次三番,竟然增加了不少有关花的知识。二十四番花信风,暮春时令一到,牡丹、荼靡和楝花会依次而开,就像歌词唱的一样,“春去春会来,花谢花会再开。”夏花自然也会跟随其后,只要你愿意拣,荷花茉莉三角梅都会有。想到荷莲,我不由得想起《浮生六记》中芸娘见荷花“晚含而晓放”的一段情节:芸娘用小绢囊将茶叶包好放入荷花内,待翌日晨晓时取出。当她把茶叶冲泡出来,满溢着荷花香气的茶汤令沈复赞不绝口。多么雅致,这分明是将日子过成诗意的样子——真值得学习。

文苑投稿邮箱: 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世相百态

念念不忘

■陈小草文

来加拿大近二十载,家庭事业浮浮沉沉,只回过中国两次。每天奔波在多伦多繁华的市中心和宁静的郊区,上班下班,赶火车,赶工作,和时间赛跑。这里景色瑰丽,气候宜人,春夏繁花,秋冬雪,醉人心脾。然而虽然定居国外多年,我的内

心还是一个漂泊的旅人。工作的地方在安大略湖边的一个办公楼里。我习惯每天中午漫步在湖边,然后坐在长椅上,欣赏中央岛机场起落的飞机从波光粼粼的湖面掠过。我对飞机有一种特别的情愫,一直觉得它有一种浪漫的美,因为它搭载着故事,是这世间相聚和分离的使者。看到飞机,我的思乡情绪更加浓烈。2016年的秋天,我利用假期回乡探亲。六年未见的父母,满头白发,老了许多。妹妹去了北京工作,弟弟留在本地,住在父母相邻的小区。儿时

的玩伴同学,分散在不同的城市。得知我回国,有的专程从外地赶回与我相聚。时间,陪我们长大,也带我们奔向了不同的人生。大家虽十多年未见,但那份亲切、随意还在,推杯换盏中聊着往事,仿佛回到了年少时。我的家乡在东北一座风景如画的小城,坐落在连绵起伏的群山和郁郁葱葱的森林的怀抱中。城市中心有一条小河,因两岸栽满垂杨柳而得名“杨柳河”。记忆里童年的玩耍时光,大部分是在杨柳河畔度过的。草长莺飞的季节,和小伙伴们在河边嬉戏打闹,跳皮筋,扔沙包。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,

如今像钻石一样耀眼,蕴藏在我的记忆中。父母的家位于杨柳河一个新区,透过窗户就可以看到不远处的杨柳河。当清晨金色的阳光洒满城市的每个角落时,小城也渐渐苏醒了。岸边一排排嫩绿色的垂柳,在微风中飘荡,摇曳生姿。河边的甬道上人们在晨跑。远处的小广场,是一个熙熙攘攘的社区活动中心。广场两侧是各具特色的小店,烧鸡店、水果店、面包店、咖啡馆、书店。这些店,中式与西式风格相映成趣。杨柳河闪闪发光的河水静静流淌,见证着这座小城的热闹与

宁静,日复一日。回乡探亲那几天,我还是习惯出去晨练,回来的路上顺便逛逛早市。早市的风格跟我小时候还是一样,物价很亲民。小贩们一大早就骑着三轮车,来到摊位,精心摆放好他们的商品,吆喝着招待顾客。早市外面的马路上车水马龙,人们匆匆赶路,仿佛每一天都蕴含着未知的冒险和隐藏的宝藏。这就是小城的魅力。返乡,无疑是一次疗愈之旅,推开门,空气中弥漫着家常菜的香味和家人团聚的欢笑声。于我,最美的风景,留在了故乡。